

內政部註冊執有第五〇三號註冊執照

蔡東藩著

宋史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一冊

(23)

序

當這部百回本的宋史通俗演義，呈現於讀者之前。我們且對於宋代的史籍，加以檢討。元托克托所撰宋史四百九十六卷。本紀四十卷，志一百六十二，表三十二，列傳二百五十五。其卷四百七十八到卷四百八十三，其實是世家，總目裏沒有列出來，大概因為偶爾遺落了。一代之史，卷帙就這麼多，況撰者又存了表章道學的心，其餘的事實，不堪措意，如何可以免於舛謬呢？柯維騷作宋史新編二百卷，不過引容齋五筆辨正，向敏中，李宗諤幾件事罷了，於餘事仍未能及。後來沈世泊作宋史，就正編，綜覈前後，匡糾的地方不少。現在舉出下列幾條，以供讀者參證。例繁，所以每條只附一則。

(一) 紀傳互異。

如高宗紀紹興十三年八月戊辰，洪皓至自燕，而洪皓傳作七月見於內殿。

(二) 志傳互異。

如宋準傳「李昉知貢舉，擢準甲科，會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取舍非當。」太宗怒，召準覆試，覆試後，遂行殿試。」據選舉志，則開寶六年御殿給紙筆，別賜殿試，遂爲常制。是太祖時事，並非太宗。

(三) 前後互異。

張浚傳「後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陸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而韓世忠傳，世忠是左軍統制，非後軍統制。又滕康傳「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贖金，康復論世忠無赫赫功，詔降世忠一官，是奏奪世忠觀察使者，乃滕康，並不是張浚。」

(四) 世系不確。

如晁補之傳「太子少傅 迥，五世孫 宗慤之曾孫也。父端友，據黃庭堅爲補之父端友作的墓志銘云「晁氏世載遠矣，有諱迥者，以太子少保致仕，諡文……」補之並非迥的五世孫。又晁迥傳「迥子宗慤」據曾鞏南豐集說「宗慤父名邁」是補之又非宗慤曾孫可知了。

(五)官資不實。如洪邁傳，「乾道二年知吉州，六年知贛州，辛卯歲饑，十一年知婺州，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據本紀，「淳熙十四年，有翰林學士洪邁」，所謂淳熙應是紹熙，改元乾道並無十三年。辛卯歲饑，是乾道七年，「十三年」三字上應加淳熙。

(六)人事不符。如宋師伐遼，高鳳以易州來歸，見在北盟會編。宋史作郭藥師。

這裏所舉的「三異」「三不」皆是史書所不應有之錯誤，無怪史學家都說宋史是最繁蕪的。此外薛應旂的宋元資格通鑑也倒有一百五十七卷。此書原是續司馬光資治通鑑而作的。朱竹垞在靜志居詩話裏頗致不滿。陳邦瞻的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六卷，此書本是馮琦想續袁樞之書，仿通鑑紀事本末例，論次宋事，分類相比，可惜未就而沒。南昌劉曰梧得他的遺稿，屬鄭瞻增訂成編。此書在四庫全書總目中稱為「於記載冗雜之內，實有披榛得路之功。」又說「讀宋史者不可無此一編也。」他的好處，還有最重要的一點，除詳於宋事，兼及遼金托克托等的遼史一百十六卷，厲鶚的遼史拾遺二十四卷，托克托等的金史一百三十五卷，比起宋史來，固繁簡之別，但也可算得鉅製了。實際上能把遼金及宋，「此詳彼略，彼詳此略」的地方，細心考訂一番，使之通貫，這是甚有意義的工作，可惜宋史竟不能如此。陳邦瞻很注意的去作了，不過除了治史學的人外，恐怕大眾讀者却未必盡能體會得。這百回本的宋史通俗演義便這樣的產生了。

作者又有鑒於敘宋代的小說，同說到唐代一樣的荒唐。如「龍虎爭雄，並無其事，狸貓換子，尤屬子虛。」狄青本而涅之徒，貌何足羨，庸籍非懷奸之相，毀出不經，岳氏後人，不聞朝中選帥，金邦太子，曷嘗膝下喪身！大概宋以來的「平話」又為小說之所本，以訛傳訛，變本加厲，幾乎史實完全被抹殺掉。作者故堅守其傳信的精神，能傳信，能剪裁，這百回本的書，雖是通俗演義，却不讓於正史呢！

自序

後儒之讀宋史者，嘗以繁蕪爲病。夫宋史固繁且蕪矣，然遼金二史，則又有譏其疏略者。夫遼史百十六卷，金史百三十五卷，較諸四百九十六卷之宋史，固有繁簡之殊，然亦非窮累年之目力，未必盡能詳閱也。柯氏作宋史新編，凡二百卷，薛氏宋元通鑑百五十七卷，王氏宋元資治通鑑六十四卷，陳氏宋史紀事本末百有九卷，皆併遼金二史於宋史中，悉心編訂，各有心得，或此詳而彼略，或此略而彼詳，通儒尙有闕如之憾，問諸近今之一孔士，有併卷帙而未盡晰者，遑問其徧覽否也。他如遺乘雜出，紀載宋事，東一鱗，西一爪，多或數帝，少僅一王，欲會通兩宋政教之得失，及區別兩宋史籍之優劣者，不得不博蒐而悉閱之。然豈所望於磨磨小儒乎？若夫宋代小說，亦不一而足，大約荒唐者多，確鑿者少。龍虎爭雄，並無其事，狸貓換主，尤屬子虛。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羨。龐籍非懷奸之相，毀出不經。岳氏後人，不聞朝中選帥，金邦太子，曷嘗胯下喪身。種種謬談，不勝枚舉。而後世則以訛傳訛，將無作有，勸善不足，導欺有餘。爲問先民之輯諸書者，亦何苦爲此惡虛捏造，以誣古而欺今乎？此則鄙人之所大惑不解者也。夫以官書之辭，煩義奧，不暇閱，亦不易閱，乃託爲小說，演成俚詞，以供普通社會之覽觀，不可謂非通俗教育之助。顧俚言之則可，而妄言之亦奚其可乎？鄙人不敏，曾輯元明清三朝演義，以供諸世，世人不嫌其陋，反從而歡迎之，乃更溯南北兩宋，舉三百二十年之事實，編成演義共百回，其間治亂興亡，賢奸善惡，非敢謂悉舉無遺，而於宏綱鉅目，則固已一一揭櫫，無脫漏焉。且官稗並採，務擇其信而有徵者，筆之於書。至若虛無憊悅之談，則概不闡入。閱者取而觀之，其或有實事求是之感乎？書成聊誌數語，用作弁言。中華民國十一年元月古吳蔡東帆自識於臨江書舍。

兩宋世系圖

按太宗元年即太祖十七年故北宋歷九主共百六十八年高宗元年即欽宗二年恭宗元年即端宗元年帝昺元年即端宗三年故南宋歷九主共百五十二年

●宋太祖趙匡胤

在位十七年

燕王德昭

秦王德芳

●太宗光義

在位十二年

●真宗恆

在位二十五年

●仁宗禎

在位四十年

商恭靖王元汾

濮安懿王允讓

●英宗曙

在位四年

●神宗頊

在位十八年

●哲宗煦

在位五年

●徽宗佶

在位十五年

●欽宗桓

在位二年

南宋 ●高宗構

在位三十六年

●孝宗瑋

在位二十六年

●光宗惇

在位五年

●寧宗擴

在位十七年

●理宗昀

在位四十一年

福王與芮

●度宗禔

在位十年

●端宗昀

●恭宗昀

●帝昺

目錄

第一回	河洛降神奇兒出世	孤矢見志遊子離鄉	一冊
第二回	遇異僧幸示迷途	掃強敵連擒渠帥	六
第三回	憂父病重託趙則平	肅軍威大敗李景達	一二
第四回	紫金山唐營盡覆	瓦橋關遼將出降	一八
第五回	陳橋驛定策立新君	崇元殿受禪登大位	二四
第六回	公主鍾情再婚誌喜	孤臣敗死一炬成墟	二九
第七回	李重進闔家投火窟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	三五
第八回	遣師南下截定荆湘	冒雪宵來商征巴蜀	四一
第九回	破川軍孱王歸命	受蜀俘美婦承恩	四八
第十回	戢兵變再定西川	興王師得平南漢	五四
第十一回	懸繪像計殺敵臣	造浮梁功成采石	六〇
第十二回	明德樓綸音釋俘	萬歲殿燭影生疑	六六
第十三回	吳越王歸誠納土	北漢主窮蹙乞降	七二
第十四回	高梁河宋師敗績	雁門關遼將喪元	七八
第十五回	弄巧成拙妹倩殉邊	修怨背盟皇弟受禍	八四
第十六回	進治道陳希夷入朝	遁窮荒李繼遷降虜	九〇

第十七回	岐溝關曹彬失律	陳家谷楊業捐軀	九五
第十八回	張齊賢用謀却敵	尹繼倫奮力踰營	一〇一
第十九回	報宿怨故王索命	討亂黨宦寺典兵	一〇七
第二十回	伐西夏五路出師	立新皇百官入賀	一一三
第二十一回	康保裔血戰亡身	雷有終火攻平匪	一一八
第二十二回	收番部叛王中計	納忠諫御駕親征	一二四
第二十三回	澶州城磋商和約	承天門僞降帛書	一三一
第二十四回	孫待制空言阻西幸	劉美人邀寵繼中宮	一三七
第二十五回	留遣恨王旦病終	坐株連寇準遭貶	一四四
第二十六回	王沂公劾奸除首惡	魯參政挽轡進忠言	一五一
第二十七回	劉太后極樂歸天	郭正宮因爭失位	一五七
第二十八回	蕭樞斤挾權弑主母	趙无吳僭號寇邊疆	一六三
第二十九回	中虜計任福戰歿	奉使命富弼辭行	一六八
第三十回	爭和約折服契丹	除敵臣收降元昊	一七四
第三十一回	明副使力破叛徒	曹皇后智平逆賊	一八〇
第三十二回	狄青夜奪崑崙關	包拯出知開封府	一八七
第三十三回	立儲貳入承大統	釋嫌疑准請撤簾	一九三
第三十四回	爭濮議聚訟盈廷	傳穎王長男主器	二〇〇

第三十五回	神宗誤用王安石	神謬誘降蒐名山	二〇六
第三十六回	議新法規設條例司	讞疑獄狡脫謀夫案	一一二
第三十七回	韓使相諫君論弊政	朱明府尋母竭孝思	一一八
第三十八回	棄邊城撫臣坐罪	徙杭州名吏閑游	一二三
第三十九回	藉父威豎子成名	逞兵謀番渠受虜	一三〇
第四十回	流民圖爲國請命	分水嶺割地界遼	一三五
第四十一回	奉使命率軍征交趾	蒙慈恩減罪謫黃州	一四二
第四十二回	伐西夏李憲喪師	城永樂徐禧陷歿	一四八
第四十三回	立幼主高后垂簾	拜首相溫公殉國	一五五
第四十四回	分三黨廷臣構讐	備六禮册后正儀	一六一
第四十五回	囑後事賢后升遐	紹先朝姦臣煽禍	一六七
第四十六回	寵妾廢妻皇綱倒置	崇邪黜正黨獄迭興	一七三
第四十七回	拓邊防謀定致勝	竊后位喜極生悲	一八〇
第四十八回	承兄祚初政清明	信闔言再用奸慝	一八六
第四十九回	端禮門立碑誣正士	河湟路遣將復西蕃	一九三
第五十回	應供奉朱勔承差	得奧援蔡京復相	一九九
第五十一回	巧排擠毒死輔臣	喜招徠載歸異族	二〇七
第五十二回	信道教詭說遇天神	築離宮微行探春色	二一三

第五十三回	挾妓縱歡歌樓被澤	屈尊就宴相府承恩	三一九
第五十四回	造雄邦恃強稱帝	通遠使約金攻遼	三二五
第五十五回	幫源峒方臘揭竿	梁山泊宋江結寨	三三一
第五十六回	知海州收降及時雨	破杭城計出智多星	三三八
第五十七回	入深巖得擒叛首	征朔方再挫王師	三四五
第五十八回	誇功銘石良嶽成山	覆國喪身孱遼絕祀	三五一
第五十九回	啓外蠻胡人南下	定內禪上皇東奔	三五七
第六十回	遵敵約城下乞盟	滿惡貫途中授首	三六四
第六十一回	議和議戰朝局紛爭	誤國誤家京城失守	三七二
第六十二回	墮姦謀闔宮被劫	立異姓二帝蒙塵	三七九
第六十三回	承遺祚藩王登極	發逆案奸賊伏誅	三八五
第六十四回	宗留守力疾捐軀	信王榛敗亡失迹	三九二
第六十五回	招寇侮驚馳御駕	魯禪位激動義師	三九八
第六十六回	韓世忠力平首逆	金兀朮大舉南侵	四〇五
第六十七回	巾幗英雄桴鼓助戰	鬚眉豪氣舞劍吟詞	四一三
第六十八回	趙立中礮失楚州	劉豫降虜稱齊帝	四一九
第六十九回	破劇盜將帥齊驅	敗強虜弟兄著績	四二六
第七十回	岳家軍克復襄漢	韓太尉保障江淮	四三三

第七十一回 入洞庭擒渠掃穴
 第七十二回 髯將軍敗敵揚威
 第七十三回 撤藩封僞主被繫
 第七十四回 劉錡力捍順昌城
 第七十五回 傳僞詔連促班師
 第七十六回 屈膝求和母后返駕
 第七十七回 立趙宗親王嗣服
 第七十八回 金主亮分道入寇
 第七十九回 誅暴主遼陽立新君
 第八十回 廢守備奸臣通敵
 第八十一回 朱晦翁創立社倉法
 第八十二回 攬內權辣手逞兇
 第八十三回 趙汝愚定策立新皇
 第八十四回 賀生辰尚書鑽狗寶
 第八十五回 倡北伐喪師辱國
 第八十六回 史彌遠定計除奸
 第八十七回 失中都金丞相殉節
 第八十八回 寇南朝孱主誤軍謀

返廬山奉檄奔喪……………四四〇
 愚參謀監軍遇害……………四四七
 拒和議忠諫留名……………四五四
 岳飛奏捷朱仙鎮……………四六〇
 設毒謀構成冤獄……………四六七
 刺奸被執義士喪生……………四七五
 弑金帝逆賊肆淫……………四八二
 虞允文大破敵軍……………四八九
 墮前功符離驚潰變……………四九七
 申和約使節還朝……………五〇五
 宋孝宗重定內禪儀……………五一二
 勸過宮引裾極諫……………五一八
 韓侂冑弄權逐良相……………五二五
 侍夜宴艷后媚龍顏……………五二三
 據西陲作亂亡家……………五四〇
 鐵木真稱尊耀武……………五四八
 獲少女楊家堡成婚……………五五五
 據東海降盜加節鉞……………五六二

第八十九回	易嗣君濟邸蒙冤	逐制帥楚城屢亂	五六九
第九十回	誅逆首淮南紆患	戕外史蜀右被兵	五七六
第九十一回	約蒙古夾擊殘金	克蔡州獻俘太廟	五八三
第九十二回	圖中原兩軍敗退	寇南宋三路進兵	五九〇
第九十三回	守蜀境累得賢才	劾史氏力扶名教	五九七
第九十四回	余制使憂讒殞命	董丞相被脅罷官	六〇三
第九十五回	捏捷報欺君罔上	拘行人棄好背盟	六一〇
第九十六回	史天澤討叛誅李壇	賈似道弄權居葛嶺	六一七
第九十七回	援孤城連喪二將	寵大憝貽誤十年	六二五
第九十八回	報怨興兵蹂躪江右	喪帥辱國竄殲嶺南	六三二
第九十九回	屯焦山全軍告燬	陷臨安幼主被虜	六三九
第一百回	擁二王勉支殘局	覆兩宮悵斷重洋	六四七

第一回 河洛降神奇兒出世 弧矢見志遊子離鄉

「得國由小兒，失國由小兒。」這是元朝的伯顏，拒絕宋使的口頭語，本沒有甚麼祕識，作爲依據。但到事後追憶起來，却似有絕大的因果，隱伏在內。宋室的江山，是從周主宗訓處奪來，宗訓冲齡踐阼，曉得甚麼保國保家的法兒？而且周主繼后符氏，又是初入宮中，纔爲國母，周世宗納符彥孺女爲后，后殂，復納其妹，入宮纔十日。所有宮廷大事，全然不會接洽，陡然遇着大喪，鎮日裏把淚洗面，恨不隨世宗同去。可憐這青年嫠婦，黃口孤兒，兢兢子立，形影相弔，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便乘此起了異心，暗地裏聯絡將弁，託詞北征，陳橋變起，黃袍加身，居然自做皇帝，擁兵還朝。看官！你想七歲的小周王，二十多歲的周太后，無拳無勇，如何抵敵得住？眼見得由他播弄，驅往西宮，好好的半壁江山，霎時間被趙氏奪去，還說是甚麼禪讓，甚麼曆數，甚麼保全故主，甚麼坐鎮太平，彼歌功，此頌德，差不多似舜禹復出，湯文再生。中國史官之不值一錢，便是此等謬誤所累。

這時正當五季以降，亂臣賊子，搶攘數十年，得了一個逆取順守，彼善於此的主兒，百姓都快活得很，那個去追究隱情？因此遠近歸附，好容易南收北撫，混一區夏，一番事情，兩番做成，這真叫作時來福轉，微倖成功呢。偏是皇天有眼，看他傳到八九世，降下一個勁敵，把他河北一帶，先行奪去，仍然令他坐個小朝廷。康王南渡，又傳了八九世，元將伯顏，引兵渡江，勢如破竹，可巧南宋一錢，剩了兩三個小孩子，今年立一個，明年被敵兵擄去，明年再立一個，不到兩年，又驚死了，遺下趙氏一塊肉，孤苦伶仃，流離海嶠，勉勉強強的過了一年，徒落得崖山覆沒，帝子銷沈，就是文陸張幾個忠臣，做到力竭計窮，終歸無益，先後畢命，一死謝責，可見得果報昭彰，天道不爽，憑你如何巧計安排，做成一番掀天揭地的事業，到了子孫手裏，也有人看那祖宗的樣子，不是巧取，便是強奪，悖入悖出，總歸

是無可逃避呢。爲世人作一棒喝，並非迷信之言。不過惡多善少，報應必速；善多惡少，報應較遲。試看朱溫李存勖石敬瑭劉知遠郭威等人，多半是淫凶暴虐，善不敵惡，自己雖然快志，子孫不免遭殃，忽而興，忽而亡，總計五季十三君，一古腦兒只四五十年，獨宋傳了十八主，共有三百二十年，這也由趙氏得國以後，頗有幾種深仁厚澤，維繫人心，不似那五季君主，一味強暴，所以歷世尙久，比兩漢只短數十年。比唐朝且長數十年，等到山窮水盡，方改滅亡，這却是天意好善，格外優待呢！

小子閱覽宋史，每歎宋朝的善政，却有數種：第一種，是整肅宮闈，沒有女禍；第二種，是抑制宦官，沒有奄禍；第三種，是睦好懿親，沒有宗室禍；第四種，是防閑戚里，沒有外戚禍；第五種，是罷典禁兵，沒有強藩禍，不但漢唐未能相比，就是夏商周三代，恐怕還遜他一籌。但也有兩大誤處：北宋抑兵太過，外乏良將，南宋任賢不專，內乏良相。遼金元三國迭起北方，屢爲邊患。當趙宋全盛的時候，還不能收復燕雲十六州，後來國勢日衰，無人專闢，寇兵一入，如摧枯拉朽一般，今日失兩河，明日割三鎮，帝座一傾，主子被虜，到了南渡以後，殘喘苟延，已成弩末，稍稍出了幾員大將，又被那賊臣奸相，多方牽制，有力沒處使，有志沒處行，風波亭上，冤獄構成，西子湖邊，騎驢歸去，大家心灰意懶，坐聽敗亡，沒奈何迎敵乞降，沒奈何蹈海殉國，說也可憐，兩宋三百二十年間，始終被夷狄所制，終弄到舉國授虜，寸土全無，彼時懲前毖後的趙太祖，那裏防得到這般收場？其實是人，有千算，天教一算，若非冥冥中有此主宰，那篡竊得來的國家，反好長久永遠，千年不敗，咳！天下豈有是理嗎？編冒一段，仍歸到篡竊之罪，筆大如椽，心細似髮。看官不要笑我饒舌，請看下文依次敘述，信而有徵，纔知小子是覈實陳詞，並非妄加褒貶哩。裨官野乘，一同俯首。

且說後唐明宗天成二年，洛陽的夾馬營內，生下一個香孩兒，遠近傳爲異聞。什麼叫作香孩兒呢？相傳是兒初生，赤光繞空，并有一股異香，圍裏兒體，經宿不散，因此叫作香孩兒。從異聞入手，下筆突兀。或謂後唐明宗李嗣源繼阼以後，每夕在宮中焚香，向天拜祝，自言某本胡人，爲衆所推，暫承唐統，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撥亂反正，混一

中原誰知他一片誠心，感格上蒼，誕生靈異，洛陽的香孩兒，便是將來的真命天子，生有異徵，也是應有的預兆。香孩兒事見正史，雖或由史官諛頌，但崛起爲帝，傳統三百年，當非凡人可比。究竟這香孩兒姓甚名誰？看官聽着，便是宋太祖趙匡胤。

胤，音龍點點。他祖籍涿州，本是世代爲官，不同微賤。高祖名暉，曾受職唐朝，做過永清、文安、幽都的大令，曾祖名珽，歷

官潞鎮，兼任御史中丞，祖名敬，又做過營、鄆、涿三州刺史，父名弘殷，少曉勇，善騎射，後唐莊宗時，曾留典禁軍，娶妻

杜氏，係定州安喜縣人，治家嚴毅，頗有禮法，第一胎使生一男，取名匡濟，不幸夭逝，第二胎復生一男，就是這個香

孩兒。香孩兒體有金色，數日不變。難道是羅漢後胎？到了長大起來，容貌雄偉，性情豪爽，大家目爲英器。乃父弘殷，歷

後唐、後晉二朝，未嘗失職。香孩兒趙匡胤，出入營中，專喜騎馬，復好射箭，有時弘殷出征，匡胤侍母在家，無所事事，

輒以騎射爲戲。母杜氏勸他讀書，匡胤奮然道：「治世用文，亂世用武，現在世事擾亂，兵戈未靖，兒願嫻習武事，留

待後用，他日有機可乘，得能安邦定國，纔算出人頭地，不至虛過一生呢。」人生不可無志，請看宋太祖自負語。杜氏笑道：

「但願兒能繼承祖業，毋玷門楣，便算幸事，還想甚麼大功名、大事業哩！」匡胤道：「唐太宗李世民，也不過一將

門之子，爲什麼化家爲國，造成帝業？兒雖不才，亦想與他相似，轟轟烈烈做個大丈夫，母親以爲可好麼？」杜氏怒

道：「你不要信口胡說！世上說大話的人，往往後來沒用，我不願聽你瞎鬧，你還是讀書去罷！」匡胤見母親動怒，

纔不敢多嘴，默然退出。

怎奈天性好動，不喜靜居，往往乘隙出游，與鄰里少年馳馬角射，大家多養他不過，免不得有妒害的心思。一

日，有少年某牽一惡馬來訪匡胤，湊巧匡胤出來，見了少年，却是平素往來，互相熟識，立談數語，便問他牽馬何事？

少年答道：「這馬雄壯得很，只是沒人能騎，我想你有駕馭才，或尙能馳騁一番，所以特來請教。」匡胤將馬一瞧，

黃鬃黑鬣，並沒有什麼奇異，不過馬身較肥，略覺高大，便微哂道：「天下沒有難騎的馬匹，越是怪馬，我越要騎他，但教駕馭有方，怕他個強到那裏去！」後來駕馭武臣，亦是此術。少年恰故意說道：「這也不可一概論的，的盧馬常妨

主人也宜小心爲是。」

這將不如激將，少年亦會使刁。

匡胤笑道：「不能馭馬，何能馭人？你看我跑一回罷！」少年對他

嘻笑，且道：「我去攬馬鞍等來，可好麼？」匡胤笑道：「要什麼馬鞍等物？」說至此，卽從少年手中取過馬鞭，奮身

一躍上馬而去。那馬也不待鞭策，向前急走，但看他展開四蹄，似風馳電掣一般，條忽間跑了五六里，前面恰有一

城，城闌不甚高大，行人頗多，匡胤恐飛馬入城，人不及避，或至撞損，不如阻住馬頭，仍從原路回來。偏這馬不聽約

束，而且因沒有銜勒，令人無從羈絆，匡胤不覺焦急，正在馬上設法，俯首凝思，不料這馬跑得越快，三脚兩步，竟至

城闌，至匡胤擡起頭來，湊巧左額與門楣相觸，似覺微痛，連忙向後一仰，好一個倒翻筋斗，從馬後墜將下來。我爲

他捏一把冷汗。

某少年在後追蹣，遠遠的見他墜地，禁不住歡呼道：「匡胤，匡胤，你今朝也着了道兒，任你頭堅似鐵，

恐也要掃得粉碎了。」正說着，驀見匡胤仍安立地上，只馬恰從斜道竄去，蹄了一箭多地，匡胤復搶步追馬，趕上

一程，竟被追着，依然登身騰上，揚鞭向馬頭一擡，馬却隨鞭回頭，不似前次的倔強，順着原路，安然回來。少年在途

次遇着，見匡胤面不改色，從容自若，不由的驚問道：「我正爲你擔憂，總道你此次墜馬，定要受傷，偏你却有這麼

本領，仍然乘馬回來，但身上可有痛楚麼？」匡胤道：「我是毫不受傷，但這馬恰是性悍，非我見機翻下，好頭顱早

已撞碎了一言罷，下馬作別，竟自回去。某少年也牽馬歸家，無庸細表。

惟匡胤聲名從此漸盛，各少年多敬愛有加，不敢侮弄，就中與匡胤最稱莫逆，乃是韓令坤與慕容延釗兩人。

令坤籍隸磁州，延釗籍隸太原，都是少年勇敢，個個不羣，因聞匡胤盛名，特來拜訪，一見傾心，似舊相識，嗣是往來

無間，聯戎知己，除研究武備外，時或聯轡出游，或校射，或縱獵，或蹴鞠，或作博蒲戲。某日，與韓令坤至土室

中，六博爲懽，正在呼么喝盧的時候，突聞外面烏雀喧喧，很是嘈雜，都不禁驚訝起來。匡胤道：「敢是有毒蟲猛獸，

經過此間，所以驚起鳥雀，有此喧擾？」好在我等各帶着弓箭，儘可出外一觀，射死幾個毒蟲，幾個猛獸，不但爲鳥雀

除害，並也爲人民免患，韓兄以爲何如？」令坤聽了，大喜道：「你言正合我意。」一生一時，脫離仁心，當下停了博局，挾

了弓矢，一同出寨，四處探望，並沒有毒蟲猛獸，只有一羣喜雀，互相搏鬥，因此噪聲盈耳。韓令坤道：「雀本同類，猶爭鬪不休，古人所謂雀角相爭，便是此意。」匡胤道：「我等可有良法，替他解圍？」令坤道：「這有何難？一經驅逐，自然解散了。」匡胤道：「你我兩人，也算是一時好漢，爲什麼效那兒童舉動，去趕鳥雀呢？」令坤道：「依你說來，該怎麼辦？」匡胤道：「兩造相爭，統是很戾的壞處，我與你挾着弓箭，正苦沒用，何妨彈死幾隻暴雀，隱示懲戒。來！來！你射左，我射右，看那個射得着哩！」令坤依言，便抽箭搭弓，向左射去。匡胤也用箭右射，颼颼的發了數箭，射中了好幾隻，隨箭墮下，餘雀統已驚散，飛進得無影無踪了。除禁之法，均可作如是觀。兩人方纔弓戢矢，忽又聽得一聲怪響，從背後過來，彷彿與地震相似，急忙返身後顧，那土室却無緣無故坍塌下來。令坤驚訝道：「好好一間土室，突然坍塌，正是出人意外，虧得我等都出外彈雀，否則壓死室中，沒處呼冤呢！」匡胤道：「這真是奇極了！想是我命不該死，特借這雀噪的聲音，叫我出來，雀既救我的命，我還要他的命，這是不應該的。現在悔已遲了，你我不如拾起死雀，一一掩埋纔是。」莫非仁術。令坤也卽允諾，當將死雀盡行埋訖，然後分手自歸。

會晉亡漢繼，中原一帶，多被遼主蹂躪，民不聊生。匡胤年逾弱冠，聞着這種消息，未免憂歎，恨不得立刻從軍，驅除大敵。既而遼主道歿，遼兵北去。事見五代史，故此處從略。匡胤父弘殷，已爲匡胤聘定賀女，擇吉成婚，燕爾新婚，自在意中，免不得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到了漢乾祐中，隱帝時。弘殷出征鳳翔，戰敗王景，積功擢都指揮使。匡胤未曾隨征，在家閑着，又惹起一腔壯志，便欲辭母西行。乃母杜氏不肯照允，他竟潛身外出，直往襄陽，在途寄信回家，勸慰母妻，那母妻纔得知曉，但已無法挽留，只好聽他前去。匡胤初經遠游，未識路徑，本擬向西從父，不意走錯了路，反遶道南行，及自知有誤，索性將錯便錯，順道行去。所苦隨身資斧，帶得不多，行至襄陽，一無所遇，反將川資一概用盡，關山失路，日暮途窮，那時進退維谷，不得已投宿僧寺。僧徒多半勢利，看他行李蕭條，衣服黝敝，已料到是落魄征夫，樂得白眼相對，當下譁聲逐客，不容羈留。匡胤沒法，只好歸詞央告，借宿一宵，說至再三，仍不行僧徒允洽。

頓時忍耐不住，便厲聲道：「你等禿奴，這般無情，休要惹我懊惱！」一僧隨口戲應道：「你又不是個皇帝，說要甚麼，便依你甚麼。我今朝偏不依你，看你使出什麼法兒！」道言未絕，那右足上已着了一踢，不知不覺的倒退幾步，跌倒地上。旁邊走過一僧，叱匡胤道：「你敢是強徒嗎？快吃我一拳！」說時遲，那時快，這僧拳已向匡胤胸前猛擊過來。匡胤不慌不忙，輕輕的伸出右手，將他來拳接住，喝一聲去，那僧已退了丈許，撲塌一聲，也向地上睡倒了。還有幾個小沙彌，嚇得魂不附體，統向內飛奔，不一時走出了一個老僧，衲衣錫杖，款款前來。匡胤瞧將過去，却是龐眉皓首，癯骨清顏，比初見的兩僧，大不相同，不由的躁釋矜平，悚然起敬。小子有詩咏那老僧道：

莫言方外乏奇人，參透禪關悟夙因。
願借片帆風送力，好教真主出迷津。

欲知老僧如何對付，且至下回表明。

看本回一段總冒，已將宋朝三百年事，包括在內。所謂振衣揚袖，舉網定綱，以視俗本小說，空空洞洞的說了幾句套話，固自大相逕庭矣。後半敘入宋太祖出身，都是依據正史，不涉虛誕，但下筆獨有神采，令人刮目相看，是蓋具史家小說家之二長，故能雋妙若此。古人所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吾於作者亦云。

第二回 遇異僧幸示迷途 掃強敵連擒渠帥

却說寺中有一老僧，出見匡胤，匡胤知非常僧，向他拱手。老僧慌忙答禮，且道：「小徒無知，冒犯貴人，幸勿見怪！」匡胤道：「貴人兩字，僕不敢當，現擬投効戎行，路經貴地，無處住宿，特借寶刹暫寓一宵，那知令徒不肯相容，並且惡語傷人，以至爭執，亦乞高僧原諒！」老僧道：「點檢作天子，已有定數，何必過謙？」匡胤聽了此語，莫明其妙，便問點檢爲誰，老僧微笑道：「到了後來，自有分曉，此時不便饒舌。」即後文說畢，便把墜地的兩僧喚他起來，